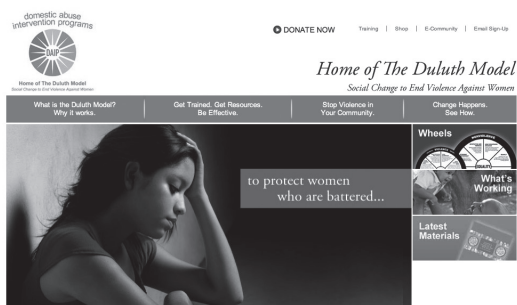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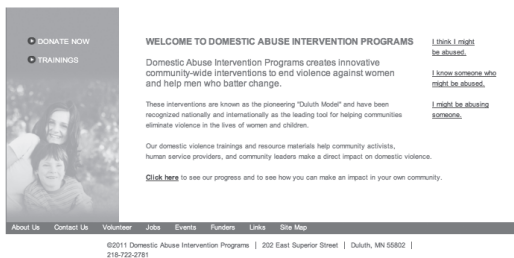




美國家暴研究的亞洲思維—— 專訪密西根大學吉濱・美惠子教授

文 | 戴世玫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下圖為受暴婦女處遇方案（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簡稱 DAIP）網站首頁（<http://www.theduluthmodel.org/>，2012/9/11 瀏覽）。



中文摘要

為了解「權力控制輪」（Power and Control Wheel）（DAIP，1984）觀點所詮釋的美國女性經驗是否適用在東方女性的身上，日裔美國學者吉濱・美惠子教授（Mieko Yoshihama）在美國從事日裔女性的研究，針對東方女性所處的不同社會情境，提出「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A Web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這個新的觀點，除了強調父權體制的基礎之外，以家內的蜘蛛網來詮釋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動力過程（Yoshihama，2005），改寫過去「權力控制輪」的圖像。作者訪談吉濱・美惠子教授，了解其研究的發現與詮釋，分析亞裔人口的特殊家庭暴力現象，思考亞洲家庭暴力防治的下一步。

關鍵字：家庭暴力、權力控制、受暴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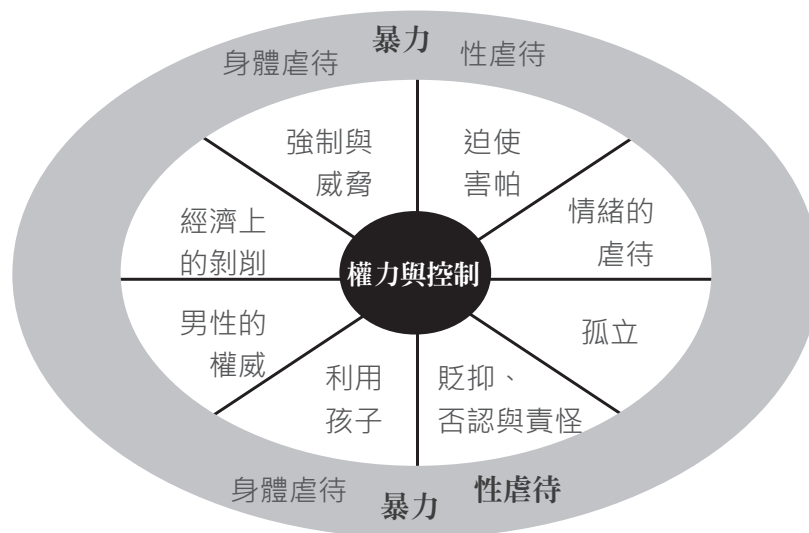
壹、前言

美國關於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實務研究，首推 1984 年由美國明尼蘇達州杜魯斯受暴婦女處遇方案（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簡稱 DAIP）所提出的「權力控制輪」（Power and Control Wheel），這個模式為以輪狀滾動的圖像（如圖一），以男性的權力及控制為中心，說明家庭暴力的發生以及暴力行為的方式和途徑，以身體虐待和性暴力為表徵，同時運用強制與威脅、迫使害怕、情緒虐待、孤立、貶抑、否認與責怪、利用孩子、男性的權威、經濟上的剝削等 8 種方法穩固其權力，來達成控制（DAIP，1984），這是最早關於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現象與動力過程的解釋。為了解此觀點所詮釋的美國女性經驗是否適用在東方女性的身上，日裔美國學者吉濱・美惠子教授（Mieko Yoshihama）在美國從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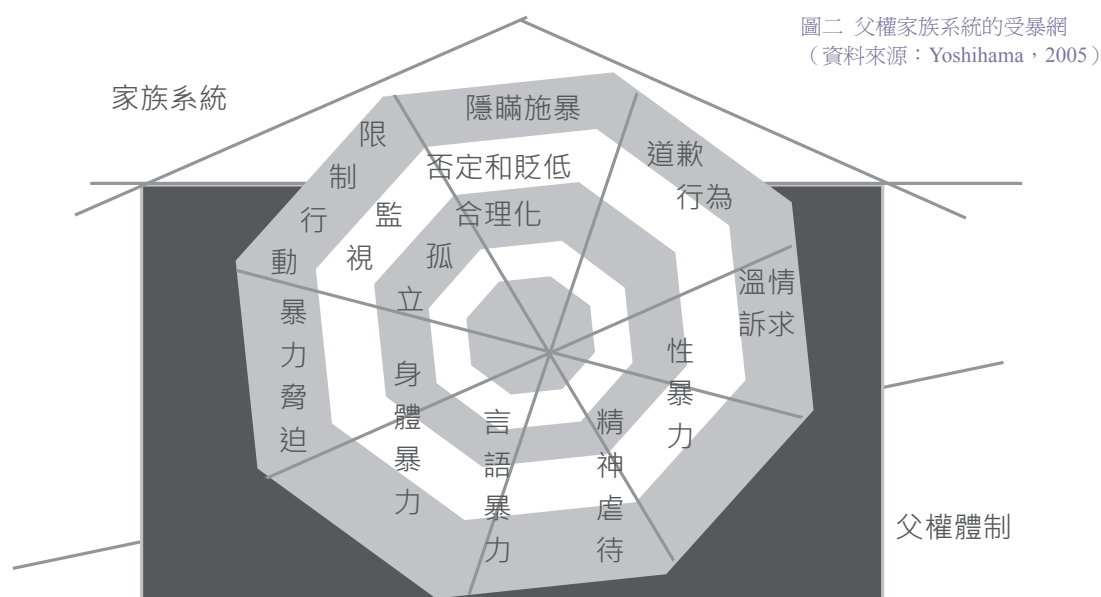
裔女性的研究，針對東方女性所處的不同社會情境，提出「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

（A Web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這個新的觀點，除了強調父權體制的基礎之外，以家內的蜘蛛網來詮釋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動力過程（Yoshihama，2005），改寫過去「權力控制輪」的圖像。

其後在 2010 年美國國際反對對婦女施暴法（Inter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an Act，簡稱 I-VAWA）通過之後，也帶動了美國學者從事境內外不同族群的家庭暴力研究，顯示此觀點的論述甚獲重視。作者訪談吉濱・美惠子教授，了解其提出不同於美國家暴研究權力控制輪觀點的發現與詮釋，並進一步從亞裔人口的特殊家庭暴力現象，討論未來亞洲家庭暴力防治的下一步。



圖一 家庭暴力權力控制輪
（資料來源：DAIP, Duluth, MN., 1984）



貳、簡介吉濱・美惠子教授及其「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觀點

日裔美國學者吉濱・美惠子教授於199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取得博士學位，轉往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工作學院任教迄今，為美國倡議亞太島嶼健康研究社群(APIAHF, Asian &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Health Forum)的委員之一，近廿年來專注於家庭暴力相關的議題，在美國密西根州、加州以及日本東京等地從事研究，以其改寫權力控制輪的觀點——「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如圖二)和亞裔、非裔等不同族群的家庭暴力研究著稱，她同時也直接在美國密西根州當地，近年從事以社區為基礎的家庭暴力預防實驗方案，對象包含韓裔、印度裔，以及華裔的移民社區。

吉濱・美惠子教授於1995年在美國加州洛杉磯(Los Angeles County)，以「權力控制輪」的觀點作為看待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基礎，開始藉由移民美國

的日本女性及日裔美國人的訪談研究，來建立對於日本女性被害人所受家庭暴力影響的重新詮釋(Yoshihama, 1999)，透過焦點團體訪談，詢問64名日本女性所遭遇的暴力型式、暴力發生當下的情境脈絡、女性回應暴力的方式，以及女性對於受到日本文化或社會影響的觀感等4個重要的問題之後，經由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方法整理，提出「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的觀點(如圖二)，來詮釋與凸顯女性遭受家內暴力背後，東方社會不同於美國的男女社會期待和社會結構(Yoshihama, 2005)。

如圖二中所呈現的，在「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這個觀點呈現的不僅止於男性的權利和控制，還包含社會情境的的網綁，其中有三個重要的元素，包含「父權體制」、「家族系統」、以及「網」。其描繪日裔女性在東方社會父權體制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教育、社會觀念男尊女卑的風氣之中，僅能依附於家族系統之內，若遭受報暴力對待，就會因為多重的



暴力、家族的壓力、父權的社會等現實環境缺乏對於受暴婦女的支持，往往更難逃脫，也非受暴女性個人所能夠獨立掙脫。由此圖像可以看出：「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除了將「權力控制輪」觀點的輪狀改寫成為網狀之外，同時加入東方社會特有父權體制和家族系統的影響。

進一步來看暴力虐待的型式和歷程，原本在「權力控制輪」觀點的論述中，歸結美國受暴婦女訴說經驗裡遭受到施虐一方暴力權力與控制的多數型態，特別是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運用其權威，及脅迫、孤立、經濟剝削、言語否定，甚至是利用孩子等不同的八種方式（如圖一中所示），來對女性被害人施加身體的、情緒的暴力以及性暴力，形成輪狀的暴力圈，來表示不同的虐待形式，以及同一個人但不只一次的暴力，指出是男性的權力與控制權運用不當，導致各種型態的暴力，解除司法犯罪系統對於暴力事件單一化、單純化或係屬偶發的認定。

而在「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觀點的論述中，日裔受暴婦女的經驗呈現受暴時處於複合身體、言語、精神以及性暴力同時交錯的網，在網中男性加害人為了得到完全的掌控，暴力脅迫和溫情訴求等柔情攻勢同時存在，這些手段通常還有程度上的區別，以行動控制為例，從剛開始的限制行動、監視，到最後孤立婦女可以視為一系列按步驟進行的掌控手段；又如以未施暴行為找藉口的手段為例，從剛開始的對外界隱瞞施暴、接著持續否定和貶抑女性，最後變覺得對女性施暴是一種應當的行為，合理化其暴力行為，這些都是前所未提及的施暴漸進手段，提醒著婦女應該

注意到當加害人開始進行外圍手段時，暴力日趨嚴重之後內圍的嚴重後果就會出現，像是前述的孤立和暴力合理化等。

更重要的是在整個暴力歷程中，家族也參與部分限制女性或加害的行為，也就是加害人不只男性一人，家族中的成員包含公公、婆婆、以及更多同住或不同住的男方兄弟姊妹和親友，也就是說女性要面對的，是整個男方家族複雜且有系統的掌控和社會期待，這是「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這個觀點所點出的獨特現象。

參、訪談吉濱・美惠子教授摘要

這個訪談在 2011 年 2 月 3 日假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工作學院 SW 2838 室，也就是吉濱・美惠子教授的研究室進行，作者以英文進行個別專家訪談，歷時近一個小時（12:10-13:03），並將訪談錄音檔繕打過錄後翻譯為中文進行整理，以下分就訪談過程中的重點摘述討論，直接引述吉濱・美惠子教授的部分統一以標楷體呈現做為區別，不再另外標示。

一、遭受家庭暴力的日裔美國籍婦女和美國婦女在圖像上有所不同？

訪談過程中，吉濱・美惠子教授強調調東西方文化脈絡的不同，與女性所處社會情境上的差異，特別是在傾聽日裔女性的受暴經驗時，發現東西方女性所需要面對的社會情境和社會期待不同，因此女性受暴圖像便產生差異。

（一）東方特有的集體桎梏——家族系統

非常重要。去掌握他們在家庭中或家族系統下的脈絡，這就是與美國或西方制度的不同。因為西方視家庭暴力為個人行為，是丈夫對妻子…美國的輪（權力控制輪），不考慮家族系統。

所以在美國的家庭暴力被視為丈夫對妻子的暴力…它是個人的。它是個體的。在許多亞洲的實務中，它不只是丈夫和妻子而已。妳知道的是丈夫和他的家庭對妻子。我認為這是主要的區別。

（二）父權體制的持續運作

很清楚地，婦女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個家族系統和網立基於父權體制之上。父權體制對於家裡發生的事情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家族系統——是房子，網，然後父權制的地面，他們三者都互相支持、一起行動。如果只有一個，它不是那麼糟糕。如果它是一個樹上的網，你知道，風可以吹走它。但網存在於家族系統內，而且位於父權體制之上，所以（家族系統、網、父權體制）其中的每一個都讓彼此更強。

（三）東方社會對於婚後女性的角色期待

在日本和亞洲的許多國家，你知道當女人結婚的時候，女人是嫁入丈夫的家中…他們成為夫家家庭成員的財產。而且作為一個妻子，她需要去滿足很多的期望，她不僅照顧她的丈夫，她還需要照顧丈夫的父母、兄弟、姐妹，對吧？假如妳（指已婚婦女）不能滿足這些期望，身為妻子，身為一個在夫家家族系統下的一員，妳就會得到處罰。而這一個概念在美國並沒有這樣強烈。

二、日裔受暴婦女的經驗如何轉化成蜘蛛網的圖像？

在談論到如何從輪狀的權力與控制概念轉成蜘蛛網式的概念時，吉濱・美惠子教授清楚的表示在其研究訪談過程中，了解到日裔女性所處的受虐情境中不僅丈夫一個施虐者，且複合了多種的虐待型態，不僅止於單一式施虐型態的轉動，而是家族系統集體施虐造成交錯連動式的網綁效果，無法逃脫，如果受暴婦女試圖逃脫，就會如同身陷蜘蛛網般被拉到更中央的位置，遭到更多行動上的限制。

（一）家庭中存在著多個施虐者

當我和受暴婦女談話或傾聽受虐婦女說話時。你猜怎麼著？所有婦女都指稱受到自己的家庭成員的影響，特別是丈夫一方的家庭，對吧？夫方的親戚，公公、婆婆他們對婦女的經驗有很大的影響，對吧？所以最初我使用在美國的發展的權力控制輪來傾聽日本女性的經驗，結果日本女性的受暴類型跟權控輪所概括的受暴態樣非常類似，但在權力控制的動力上卻很不同，因此，我更仔細地聆聽他們，開始看到一些家族系統內的虐待機制。

（二）彼此交互強化的施虐體系

更仔細地傾聽這些婦女，我們可以看到這輪子，嗯…複合了不同類型的虐待，戰術！對吧！這些戰術在行無上使每個戰術的效果更強，因為它是行動上的。因此，它不是身體暴力和語言暴力分開的。因為言語虐待加上身體虐待，對人有更多的影響，對不對？因為丈夫限制她的



行動，她不能出門，她不能使用手機，她可以不開車…因此，暴力的網，它捕捉了這些戰術的交錯連動的效應。這不是像我們說，它不是像「一加一等於二」的「一加一」，你知道它可以是數以十倍計的糟糕……之類的。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看到網的脈絡，就是這個道理，因為網是整個交錯連動的。

（三）試圖掙脫就會被綑綁的更牢固

而其他之所以想到網的原因是：當你陷入了一個網，就很難走出來，對吧？你越掙扎越糟…然後就被逮到了。當一個女人試圖離開或處理虐待的事情時，虐待或控制就變得更加牢固。所以我就想這像是一張網（蜘蛛網），當你嘗試出去，然後你又被拉進入到更中心的位置。這就是我發展「在家族系統中的網」這一概念的過程。

三、「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這個研究觀點對於日本有影響嗎？

吉濱・美惠子教授認為，其雖然有參與和女性立法委員在國會開會，並介紹「權力控制輪」及其研究，來倡議家庭暴力防治，然對日本在直接政策上的改變有限。反而是透過研究過程，喚醒了日本女性的意識，與日本婦女相關的非營利組織一起行動，教導非營利組織運用小型研究來倡導政策的影響較大，而「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這個觀點的研究報告，也成為了研究生在行動研究上的教科書，這些是吉濱・美惠子教授認為比較重要而實際的影響。

（一）研究觀點對政策的影響有限：國家對介入家庭事務仍舊小心

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決策者採納了這一個想法，並且放到政策上。因為我認為是真的，許多國家的政府，不只是日本政府，…其他國家的政府也是，他們不願改變家庭這個單位，對嗎？他們可以創造庇護所，他們可以設置熱線去提供資訊、轉介、諮商輔導，但他們並不想改變家庭動力、家族系統或父權體制。所以，你知道我的研究直接界定父權體制或父權家族系統為家庭暴力的主要來源，對吧？我不認為，我的意思是日本的政策制訂者不希望聽到這些，因為如果他們聽到了，他們就要對父權體制或家族系統做一些事情。

（二）透過研究觀點喚醒女性意識

普遍來說意識是被喚醒了，尤其是你知道那些女性，婦女，和當時對於制定法令有興趣的政策制定者，他們在日本接受了家庭暴力動力方面的教育。

不是直接的。雖然一些女性立法委員是具有同情心的，能夠開放的討論家庭暴力，也感興趣。但這是用英文寫的文章，沒錯。（指「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的文章，並手拿另一本書）。在日本，我們寫了這個報告，於2000年出版，但這項研究是於較早完成的。大約是在那個時候，日本女性和立法委員對於在議會中介紹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感到興趣，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我們談輪（權力控制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用我們的研究來對女性的政策制訂者進行倡議。這是一個研究的影響／效果之一。

（三）研究後續發展在地支持性方案

其他的效果實際上不僅是與政策有關的，而且我們做的這項研究是在4個城市與女性團體和協同合作的，…我們在每個城市都做焦點團體研究；我們創立工作後的婦女支持團體，參加焦點團體的人希望有一個地方可以繼續談，因此我們做了研究，我們也在每個城市培訓積極的社會工作者，來促成支持團體。所以我們創造了方案，這些方案他們並非在研究之中的。

（四）行動研究方法對非營利組織運用研究的影響

效果實際上是在行動的方法論上，你知道我們研究在架構上使用的方法……嗯。紮根理論是其一，但另外真的是行動研究。…創造支持性團體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行動，也讓婦女的非政府組織和她們的成員參與，這不是常見的學術研究。…這項研究完成後，許多（日本的）非政府組織和婦女的非政府組織使用類似的方法，以陳述不同類型的問題。現在，這是這個研究實際或重大的影響。

我知道一些婦女的非政府組織學會了「如何透過做研究去遊說政策的改變」。你知道我們「去迷思」（demystified）。你知不知道「去迷思」嗎？這個迷思（Myth）是：研究是很難做到的！

我們看到，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可以做研究。少少的投入研究，然後研究就可以幫助改變政策或方案，這是非常重要的。…嗯，這些非政府組織之一運用這個方法來檢視災後受到性侵害的婦女，…像

你知道的一個大地震或災難，然後婦女被性侵害，但人們卻不去談論它。因此他們決定來描述這個問題，他們用行動研究，寫下這個問題。…因此，他們可以使用研究作為遊說的工具，你知道得透過教育來改變。

因為那裏（指日本）沒有關於行動研究的教科書。這份報告成為像是研究生在家庭研究方法方面的教科書。

四、亞洲家庭暴力防治的下一步是甚麼？

在談論到根據「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研究觀點的陳述，從日裔女性的經驗出發，亞洲國家不同於美國西方個人間的暴力問題，仍尚有社會情境面的因素要去除，特別是父權體制和家族系統，因此除了發展危機處遇的策略外，透過研究發展出屬於各國婦女的家庭暴力圖像，讓更多人能夠認識與了解不同的國籍的女性經驗，另外，相關的預防性工作或者更根本的社會觀念改變更是需要更多人的關注與參與。

（一）考慮家族系統的影響

開發政策去回應家庭暴力時，我們就需要來考慮這個家族系統，你可以不只是告訴婦女個別的去採取行動，你知道打電話報警，去庇護所，這沒有用的。因為她是在很嚴重的家族系統之中，所以她不能只是去庇護所。她不能只是（你知道的）打電話報警，因為打電話報警，將會為家庭帶來恥辱，你知道使事情變得更糟，對吧？離開家族系統，去庇護所，這沒甚麼幫助。…因此，在日本回應家庭暴力的政

策和方案需要來考慮的家族系統或改變家族系統。所以才會有使婦女得以生存的其他方式。

期望女性結婚並且留在家中，這是規範和意識形態，對嗎？如果你不這樣（留在家中），我們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服務是基於家庭的，對嗎？所以，你沒有辦法得到單獨涵蓋個人的醫療保障。在家庭中你得到涵蓋的保障，如果你離開，你就沒有得到涵蓋，諸如此類的。因此，我們需要改變以家族為基礎的的社會服務體系。沒錯！我認為健康照顧系統那種是登記制度，每個人都必須要去向政府註冊登記，因為單位是家庭，對吧？…因此，需要改變，從所有的系統的根本改變。

（二）研究發展女性的受暴圖像

（現行亞洲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就像你知道的就只是貼個 OK 繃，對吧？所有被虐待的婦女，她們並不知道要去哪裡，那麼你就給他們更多的資訊，這算是幫助嗎？因為我們還沒有針對家庭暴力的根源，還沒有去動手術。你知道做手術嗎？我們需要知道問題所在。因此，圖像有助於識別和意識到問題所在，知道有什麼問題，問題在哪裡，對不對？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動手術了，或不止一個手術，對吧？…如果它是真正的下一步，那就是手術了。

圖像可以幫助增加人們的關注，同時有助於人們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如果你只是告訴人們什麼是家庭暴力，並且說明婦女的經驗，那麼人們就只會說：「哦」，因為他們沒有看到一種行為模

式出現，他們沒有看到是多方的力量讓家庭暴力繼續下去的，對吧？…有圖像真正重要的是要去幫助人們了解家庭暴力的真實動力。人們需要去了解到真正的動力，那些在家庭暴力的脈絡中，運作的其他力量。因為去了解這些社會結構、文化或宗教力量，你就可以來主張有效的政策，對嗎？如果他們不知道外在的環境，如果他們只是試圖制止家庭暴力，他們就錯過了組成這個圖片的重要部分，沒錯吧？

（三）社會情境面系統性全面的改變

這是我們寫的書（拿其他書），它以另一項研究為基礎，這是我們帶去維也納會議中的一項資料，但最終我們說些我們需要什麼，這是*****（日文），全面的，更像……系統性的。沒錯！這是我們期待的願景，所以這種模式，打破了家庭暴力中父權體制和家族系統的基礎。

這項研究是在 1999 年完成，我認為它並沒有改變。那麼，我們需要做的是「手術」，所謂的「手術」是指，也許所有立基於家族系統和父權體制的系統都需要被打破。而且我們需要為男性和女性創造能變得獨立的系統，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彼此依賴。

以我們日本為例，手術應該發生在地面這裡——父權體制和在家庭中，（手指著「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的圖片），因為還沒有發生。法律通過了，它給婦女訊息和很少很少……的諮商輔導，並短暫停留在庇護所，但並沒有為婦女創造的就業機會，沒有為婦女的獨立（生活）創造經濟機會，……你知道沒有做過任何有關房

子（指家族系統），地面（指父權體制）的。它是真正亟待發生的。……非常困難的。有大量從保守的成員或社會而來的阻力。人們不希望去碰觸家庭秘密，對吧？

（四）性別暴力防治教育

在此同時，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做很多預防工作，對嗎？至少去改變對家庭的態度和規範，法令上，家庭制度不變，但家庭內的人可以改變，對吧？那麼就會有更多的機會來改變房子和地面，而不是一個很微弱的宣導來告訴他們什麼是家庭暴力，這樣是好的，但你知道的這樣無法改變房子的。因此，真正的來討論性別、權力，從年輕的男孩和女孩就開始由暴力來談平等、公平、相互尊重、處理衝突等這些事情，你知道思考如何教育。

呃…整個從小整體預防的方式，將改變在房子裡的人的頭腦。很大量地，他們將會被改變。我在密西根州與亞洲移民工作，有一個大的研究，你知道人來自亞洲，像印度、中國、菲律賓和其他這些。我們會做預防的宣導，並嘗試改變有關性別角色的規範，所以我們使用電影、舞蹈和你知道了的很多東西，來談論有關性別角色的期望、婦女的地位和男性的地位，像這類的東西。

所如果你可以改變的性別規範，不僅是婦女，男人也會感覺更好，對嗎？什麼時候打破了家庭，什麼時候削低男性的地位。像我們說：「嘿，你知道，我們一起來找變快樂的方式」（眾笑），沒有來自社會對於當男人與當女人的問題，或是像當一個好男人，當一個好女人的問題，對

吧？所以，我們一直在密西根州做這樣的宣導，我們都在思考，我們將會做前測和後測。這些活動…嗯…有助於改變人在溝通方面們對性別的態度！

（五）社區的預防性工作：社區行動小組與印度裔社區行動演劇的推廣

我們將要做的事是很多預防性的工作，但它必須是以社區為基礎的預防，你知道它必須是從大眾來的。它可以是代間的預防，它必須要適度的在特定社區進行。所以，如果我與來自印度的人工作，預防性的訊息需要更多的講者，你知道少有回應的。如果我們與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工作，我們必須去描述他們自己的文化，你知道的社會的議題。

我們有委員會團體，這就是所謂的「社區行動小組」（Community Action Team, CAT）。所以我們說「貓」（CAT）——社區行動小組。所以，任何想對家庭暴力做點事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加入，他們將會接受全面培訓，並在自己的社區裡創造預防工作。

另一個行動研究，我寫研究案申請經費，然後我從聯邦政府或當地的基金會獲得經費贊助。因此，這項研究是測試這種預防活動是否能有效地防止家庭暴力，是的！我們獲得研究經費，然後我們培訓了從社區中加入的四個人，他們沒有得到報酬，但他們得到訓練，然後你知道他們與我們攜手合作，在我們的社區中演說，這是我們要嘗試改變規範的作法。

你聽說過「寶萊塢電影」一詞嗎？反

正它很受印度人歡迎，每個人都在看，對嗎？在那電影中，他們有很多性別刻板印象，我們拿了三部電影的片段，並邀請社區成員來，然後我們看電影和吃印度食品，看完電影後，我們談論有關性別關係這樣的事情。或者我們有戲劇組，所以我們訓練這些社區成員表演和寫劇本，所以他們創造自己社區中有關家庭暴力的表演和劇本。然後我們在社區成員的面前表演，在演出結束後，我們有個討論，或甚至我們要求觀眾到台前來，嘗試不同的策略來終止家庭暴力。這似乎比只是演講更有效，對吧？但它是用表演的，它像是你看到舞台上的人受到虐待，或者被虐待，你的觀眾有機會上台去並且做一些事情。

（六）給受暴婦女長期的支持，使之獨立 免於依賴

僅是諮商輔導和庇護所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創造參與的結構，使婦女可以獨立生活，因為依賴丈夫是個問題，對吧？

長期支持與財力有關，對嗎？因此，庇護所無法做到這一點，對吧？所以像提供職業訓練，或如果她們想要去上大學，我們應該支持婦女回到學校，拿到學位，獲得技能，使她們能知道自己養活自己，對吧？所以我主張更多的教育，更多的職業訓練，以使她們有收入，並擁有她們能養活自己的技能。但往往，婦女是被迫回到婚姻，因為她們不能養活自己，對不對？…幫助婦女獲得學位和工作技能，她們可以在沒有丈夫的狀況下獨立成功。我們需要改變勞動力市場，她們可以有彈性工作的機會，更彈性的工時和工作分擔，更多的兒童照顧，適當的住宅等…

肆、結語：家庭暴力的未來研究與 防治工作

正如同穆罕默德·寒吉雅海（Muhammad M. Haj-Yahia）和伊利雪夫·首丹（Elisheva Sadan）所言（2008），幾乎所有家庭暴力的服務模式都是在個人主義脈絡下的西方世界所發展出來的，在美國有關東方社會和亞裔人口的研究相對來說是極少，但日前已經逐漸受到關注。吉濱·美惠子教授所提出的「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研究觀點，讓我們更加了解亞洲家庭暴力的動力過程，尤其是東西方在受暴情境上的差異，這提醒著後續研究發展亞洲不同國家在地本土女性受暴圖像的重要性，才能進一步來喚醒大眾對於當地家庭暴力現象的再認識，並且激發更多非營利組織和社區居民的參與。再者，基於吉濱·美惠子教授與多個亞裔社區工作的經驗，談到文化上的差異和父權體系與家族系統等限制，就可以發現未來亞洲的防治工作，除了暴力的核心的個人之外，外在的情境因素也需要去被改變，而且是系統性的改變。這個系統性改變的防治工作，除個人的反暴力教育之外，政策上也需要進行極大的「手術」，特別考慮家族系統的影響，全面檢討以家庭為單位的福利體、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預防工作，讓社區的民眾得以參與行動來，改變社會情境；同時供給婦女更長期支持，像是居住的地方、兒童照顧、增進知識與技能，這些有助於婦女經濟獨立和保有工作的環境，以便避免落入暴力循環和增加支持女性走出家庭的可能性。



圖為吉濱・美惠子教授（左）與作者（右）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的研究室門口合影。

參考文獻

- DAIP, 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grams, Duluth, MN. <http://www.duluth-model.org/> (2012/1/15).
- Haj-Yahia, Muhammad. M. & Sadan, Elisheva. (2008). Issues in Intervention with Battered Women in Collectivist Societies. *Martial and family Therapy*, 34(1), 1-13.
- I-VAWA, Inter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an Act.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4594> (2012.3.20).
- Yoshihama, Mieko. (1999).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Japanese descent in Los Angel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5(8), 869-897.
- Yoshihama, Mieko. (2005). A web in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Tactics of intimate partners in the Japanese sociocultural context. *Violence Against Woman*, 11(10), 1236-1262.
- Yoshihama, Mieko. (2011/2/3). Personal interview.